

原儒易繫辭

孫郁興

（清雲科技大學，本會會友）

摘要：本文嘗試以十節段還原儒家周易繫辭之原文結構，並以孔子為大地人類前途預擬太平之四大原則即(1)天下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(2)天下為公(3)天下一家(4)群龍无首吉 等為中心予以注疏，以引領後繼儒學研究者。

壹、前言

原儒易繫辭者何？還原儒家周易繫辭語序意者也。民初大儒熊十力先生原儒曰：余竊怪繫辭傳開宗明義云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，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”此數語者，顯然背叛易義。古之術數家，以天或君皆為乾之象，地或臣民皆為坤之象。其言天尊地卑者，即謂君居上位，為至尊。而臣民卑下也。此必非聖人之言。論語，孔子答魯定公問有云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詳孔子之意，則君與臣在人格與道義上純屬平等。君不以禮使臣，則臣當反抗无道之君，不以奴顏婢膝為忠也。何至以君尊臣卑為一定之分乎。小儒尊守古帝王分別上下階層之教條，以壓制庶民，使之安分，遂有天地定位之邪說。偽周易將上舉諸語置諸繫辭傳之首，以為開宗明義。華夏二千數百年專制政體，即以數語為最高準則。孟子猶言民貴君輕。天尊地卑云云，蓋秦漢間小儒所造，而又託于孔子。天與君為乾，地與臣民為坤，故君尊臣卑，君高貴而臣民卑賤，即乾坤之已定，无可異議。宇宙間，任何物皆乾坤兼備而成。今乃將乾坤判而為二。君為乾，臣為坤，何異小兒戲論。我華夏數千年來讀書人之思想，受此箝制。儒倡太平，太平者，无有不平之謂。儒家于天地萬物，尊萬物，不獨尊人類。於人類社會，尊萬民而不尊聖哲。此即是從根拔去尊卑階級之劣念，以追求太平之理想境界，而儒家周易哲學蒙此數千年不解之冤，豈不痛哉。孔子周易，乃儒家哲學大典也。統釋宇宙人生根源問題，進而解決政治、經濟諸大問題。孔子春秋，旨在撥去亂制，由升平而進至大平。孔子奮起於晚周，首揭有教無類。將學術由王朝帶入民間。進而創作群經，掃除術數迷情。明大道而倡太平。令我華夏學術，進入黃金時代。孔子為大地人類前途預擬太平之原則，略舉有四。

一曰：天下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。即道德、智慧、知識皆備者也。有知識而无道德，不得為士君子。

二曰：天下為公。消滅人為之種種不平等。天下之人人，起而共主天下事。

三曰：天下一家。必全世界處處皆无不公。无食人者與食于人者之分。无治人者與治于人者之分。勞心與勞力之分。此天下一家之規也。

四曰：群龍无首。天下之人人，互相親比、輔助、合作，无有爲首長者。

何由而達此理想乎。則惟有發揚人與人互相誠敬之禮賓精神而後可。

貳、原儒繫辭

第一節：伏犧畫卦，為儒學思想之造端。

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。仰則觀象于天，俯則觀法于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爲罔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

包犧，世亦僞伏羲。王者，往義。謂人民所歸往者也。包犧氏遠在洪古，蓋由漁獵將進入農業之時代。以其大智慧領導人民，非但作物質生活之改善，並首倡精神生活之宗要。而爲人民共擁之自然領袖。其時當尙完整之政府組織。自不可能建立家天下之朝代。羲皇以其大智慧。由觀察天地萬物之形象，進而探究其生成之理。其形雖異，其理實通。吾人之生命，即萬物共有之生命；萬物共有之生命，即吾人之生命。吾人自反，當可證得。于是開始作八卦，以暢發生命之德，以模寫萬物之情。言神明之德者，非謂天帝之德。神者，乾神。亦云精神，或簡僞精或心，生命是也。生命具昭明之德，能自明自了，故云神明。伏羲仰觀俯觀，遠取近取，既得其理，遂開始作卦，以顯示其所實悟。生命是整體性不可剖分，故畫 以 示之。物質則萬殊，故畫 以 示之。復以 乾，示生命由隱之顯之步步發展。 坤，示物體之進化，由粗而精，乾神得藉之以顯發。故乾坤乃一體之兩方面，互相含納， 可分離。而乾坤二卦猶須合觀，方得其旨意。八卦既成，重之爲六十四，且予以命名。並應用于日常生活。亦即以日常用語以爲卦名，雖未立文字，而其卦名卦義傳焉。佃，釋文曰：取獸曰佃。本作田。結繩爲目，目目相離，以成罔罟，用于佃漁。此即獲乎離卦名義矣。

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。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。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。蓋取諸益。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蓋取諸噬嗑。

神農氏教民以牛力耕，民以農爲主業。揉，屈申木也。耜，在下之耒以起土者也。耒，耜上句木之柄也。神農教民製作耒耜，利益天下，莫大于此矣。蓋深得益卦之義也。益卦，震下巽上，剛動于下，柔順于上。謂耜起土，耒從而進。益彖曰：天施地生，其益 方。農耕之義，悉備于此矣。伏羲時 初利用之。至神農而益精進。噬嗑彖曰：中有物曰噬嗑。謂食物聚于口中，乃得齧而碎之，是謂噬。嗑而吞之，以養吾身。然又當明物之性，知其可食，乃噬之吞之。其卦震下離上。震，取象于雷，動也。離，取象于火，明也。伏羲命之曰噬嗑。而以其義教民。神農氏作，申用其義，日中爲市，致天

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此誠得乎噬嗑之旨。故曰：蓋取諸噬嗑也。

神農氏沒，黃帝堯舜氏作。通其變，使民不倦。神而明之，使民宜之。易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黃帝、堯、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乾坤。

明心篇曰：通其變者，以大通之道，成其變也。以大通之道而成變，故民莫不樂于日新，斷 有安于昏倦者。神明者，先乎自然之運，而開物成務，故若神明也。民不惶惑而宜者何。導民者持大通之道，觀變于未形，運化以至健，故進進而 不利耳。易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者。此言聖人作易，闡明群變萬端之公律。通者，暢也。通暢者，必萬物皆不虧其性，皆適其情之公，皆遂其志之正，皆盡其能、厚其生。故謂通暢。通暢之道，大公至平而已，即 私 偏。有私有偏，則萬物有不通暢者矣。通暢故可久。是在天下之人人，勉為其通而已。或問，窮則變，此必至之勢也。變則通，則歷史上改朝換帝，常以暴易暴。是變而不通也。變而不通，是亂象流行易形，非變也。變而通，方是變云云。茲按黃帝堯舜，持大公至平之道，以變民俗之不公不平者。民既樂于公平，則日新 倦。導民者如執舟之舵，端其向而已。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。此深得乾坤之旨也。天地者，乾坤所取象。萬物皆自創進，豈必挈之持之而始進哉。

剡木為舟。剡木為楫。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蓋取諸渙。

剡，說文曰：判也。段注：禮記內則云，剡之剡之。剡，謂刺殺之。剡，謂空其腹。安按，剡從夸聲。夸，張也。張大之，則中空矣。故有空其中之意。剡，銳利也。凡斲木使薄或尖，皆曰剡。剡，猶削也。包犧之世，蓋但知用木浮水以助濟。渙卦，坎下巽上，即取木浮水上之象。厥後乃有剡木中空，以為獨木之舟。復以楫撥水前進。故曰：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。此誠得乎渙卦之旨。故曰：蓋取諸渙。

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隨。




犧皇教民畜牧，徧慮犧。慮者，虎貌，虎威可以伏百獸。然犧字非古，本字當作 𧰨，從二馬 聲。伏 氏之能馴馬，乃至乘牛馬，非必 之事也。牛馬皆獸中較易馴者也。犧皇教民馴獸，當順其性而馴伏之。是之謂隨。隨于當時，必順馴之語意。乃以之名震下兌上。彖云：剛來而下，柔順而說。此言馴獸者順獸之性，不以己意勉彊。若牛力大，則以之引重。馬行速，則以之致遠。彼皆勝任，故柔服且動而說矣。後世服牛乘馬，其術益精。服，用也、事也。服牛者，役牛也。古者牛車載重物，亦徧大車。乘，加其上也。乘牛與馬，人既馴牛馬，斯有乘之之事實。惟後世踵事增華，六韜有騎吏之制、騎戰之法。三代牛馬之車各異其用。據斯而談，其服牛乘馬之所以益精者，能順牛馬之性而馴之耳。此正符隨卦之微旨，故曰：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隨。

重門擊 𧰨，以待暴客，蓋取諸豫。





犧皇之世，尙 宮室，民皆野處。猛毒之患，當有所豫。豫，說文曰：象之大者。賈侍中說：不害于物。賈言，象雖大，不害于物也。象于古時，實北地所固有。史徧舜以象耕。舜之弟以象名。則舜之前，北地有象為可徵矣。象之大者，諸獸不敢犯。且性舒緩， 害于人。人藉以備他獸之相侵，理所宜然。是大象可以防害而致安舒者矣。犧皇以之名卦。此卦 坤下震上。彖辭曰：豫，剛應而志行，順以動，豫。此言卦之九

四，以陽剛而與諸陰爻相應。喻物之大者若象之剛健，而能謙遜。安舒之志行。而物皆順以動，矛盾化解，不相為害矣。此義藉卦而傳，後世以從象舒省聲，製此豫字。而豫為防害以致安舒之意。否則防備之字，何故從象製之哉。後世重門擊。以待客。以有備而得安舒，符豫卦之旨矣。故曰：蓋取諸豫。



斷木為杵，掘地為臼。臼杵之利，萬民以濟。蓋取諸小過。

杵之初文作午。午，于彝銘作，形象舂具。後增木，以示木製。而以午為橫直交五之義，引申之為陰陽相逆。犧皇之世，當杵臼之製。然犧皇仰觀俯觀，知山之得氣厚，故百物聚生。而春雷乍發，物乃挺生。其重卦所成之，艮下震上，正是山上有雷。說文，山下曰：宣也，能宣散氣生萬物也。說文，雷下又曰：薄，生物者也。山宣其氣，雷復動之，過厚為之矣。故命此卦曰小過。易之小過，非謂小失，乃謂為善者過厚為之。後世聖人製作杵臼，杵動于上，臼止于下，甚合乎動力與靜力之原理。而亦與雷動于上，山止于下相應。故曰：臼杵之製，萬民以濟，蓋取諸小過。

弦木為弧，剡木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蓋取諸睽。

弦木，謂以絲張于木。初只僞弓弦，後亦以僞琴瑟之弦。弧，木弓也。弓之初造，專用木，不傅角者也。剡，銳利也。銳木以為矢。弓矢乃古代戰爭利器，弓矢製作之理，在于兩不相聽，矢去而弓住。若睽卦之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，兩不相聽也。序卦曰：睽者，乖也。說卦曰：睽，外也。注：相疏外也。皆一義相生。睽者，不相聽而乖異之名。說文，睽下曰：目不相聽也。不相聽，謂不順也。二目不同視曰睽，亦作。左右兩視，引申為乖異。睽卦，正所以明「乖異」為生成進化不可或缺之原則也。乖異，則萬物不齊，可互助互補。雖可致矛盾，但矛盾可使消除，而乖異則不可消除。否則萬物不成。若水火可使相濟，而火炎上，水就下。其乖異不可消除，不然則水火矣。犧皇命曰睽，乃以示乖異為萬物生成進化之一大原則。而睽于當時，必為乖異之言也。卦名之睽，當只作癸。癸者，據古語而作者也。彝銘「癸」作，乃三鋒矛。其鄉不同，有不相從之意。睽之從癸，非識其音耳，實兼義也。後世弓矢之作，深得乎乖異原則。故曰：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睽。

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。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。蓋取諸大壯。

大壯為卦，乾下震上。序卦曰：遯者，退也。物不可以終退，故受之以大壯。此大壯所以繼遯也。大壯者，乃言發展到生機體層，則迥異乎物質層，生命所不在。故曰：大。生命力幹運于一切生機體中，隨在充實，都虧欠。故曰：壯。上古穴居野處，聊以棲身。後世聖人，代之以宮室。故舉上古與後世相對言之，以明進入一新境地也。宮，甲文作，以示數室相通連也。宮，乃就外之圍繞言。室，則言其內為人物所充實也。棟，極也。屋至高之處，接中柱，屋之脊也。五架之屋，正中曰棟，從木東聲。古者，屋南向，棟互于東西，如日自東至西也。兼中高二義。宇者，屋邊也，屋四邊之檐也。吾師譚文字總裁曰：宇或作，所從于或禹聲，皆羽之借。若鳥之有羽翼也。宇義之引申，為上下四方。是可以避風雨也。既造宮室，人類不復棲于山野穴，而向廣大平原發展。故曰：大。從此日益精進，務達充實而虧欠之境，其非壯乎。此亦深得古語大

壯，乃廣大而復茁壯之旨。故曰：蓋取諸大壯。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 數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。蓋取諸大過。

大過為卦，巽下兌上。象曰：澤滅木，大過。此喻慎藏之意，非劣義。初爻云：藉用白茅 咎。犧皇畫卦，以大過名此者，乃深藏之意，蓋當時語意如此。故以之命卦教民，傳之後世。至孔子乃弘揚其義，以造周易及諸經典。六經皆有所藉。春秋藉魯史，周官藉周朝官制，詩書藉古史古詩，周易之卦爻辭，則採用術數家言，而改變其義旨，是所謂藉用白茅也。六經為歷來統治者所不容。而其微旨，終得流傳于世，善藉用，故得 咎也。即以 量義，藏之常物之中，乃終不至滅絕也。古之葬者， 所製作。厚衣之以薪，葬荒野之中，不積土為墳，不種樹為識，喪期 有定制。然其藏其哀，亦至矣。後世易之以棺槨，令死者終不致暴骨荒野，深得大過澤滅木之旨。故曰：蓋取諸大過。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

結繩而治，非若先儒所想像，事大結其繩，小事小結其繩，如是簡單。當有種種粗細不同、顏色不同、結構不同之結繩方法。以記載繁雜之事物與意念。書契者何。著諸竹帛謂之書，刻劃以為信物謂之契。結繩與書契。皆屬於表現方式。不可斷結繩即文字。犧皇之世，文字當已萌，惟書寫工具尚未發明，殆以結繩識之耳。文字，所以去隔閡，利通暢。凡生物皆為一獨立體，人亦然。故人與人間，不能 隔閡。就一獨立體而言，如錮閉嚴密，便如一潭死水，誠當決之使流，乃能去腐生新。此夬卦之旨也。夬者，剛決柔也。乃吾心以剛健之德，克去若禽獸受錮于軀體之劣習。劣習革除，心之剛健、炤明、及 量德，得以赫然藉身軀而顯發。一人如此，則身修，一家如此，則家齊，一國如此，則國治。因以之名卦，復結繩識之，以教民眾。故曰結繩以治。書契發明之後，其識之也愈詳。行之益廣。故曰：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。謂百官以破除己私教民，而民亦能自省以察蔽。進而去私、去蔽，此聖人教育之功。深得乎夬卦之意。故曰：蓋取諸夬。

第二節：伏羲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之原因。

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

此闡明羲皇畫卦，自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之原由也。八卦者，謂三畫之卦。乃所以明宇宙變化之法則，即辯證法則也。老子書中有云：一生二，二生三，即述三爻成卦之旨。用以表明相反相成之辯證法則。因既有一，便有二，此二便與一相反，同時便有三。三與二反，本際一已變化而為二與三，二三同體而勢異。三不失實體之自性，故能轉化乎二以歸和同。乃相反相成。然相成，並非復歸于一，因二雖順承三以俱進，卻永久是物。三則決不物化，具剛健、炤明諸德，主動以開化物，是之謂心。從此物順承心之主導，其組織日益精利。心則藉之而日益顯盛，合德俱進 有已止。八卦成列，即是三爻成卦之意。卦雖三爻，卻只有陰爻與陽爻二者。以顯示心物合德俱進之象。即相反相成之辯

證法則。前文所云通神明之德者也。宇宙變化之理既明，乃以之通萬物之情，必有之事也。故因八卦而重之為六十四卦，以明萬物之變化之情狀。故曰：爻在其中矣。

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貞明者也。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

天地之道，是就宇宙人生所由開發而言。貞觀之觀，猶乾卦見龍在田之見。合周易乾坤二卦而會通之。則乾，是生命心靈。坤，是物質能力。而乾主動以開坤，宇宙人生豈是從迷暗開發得來。乾具剛健、炤明、中正諸德，以能導坤，捨故創新。宇宙之開發，乃乾德大正堅固之顯現。故曰：貞觀。然而萬物與人生，亦有其黑暗面。此猶日月之明，有時為雲霧所障蔽。日月畢竟是光明盛大，非雲霧所能吞沒。以喻性靈之剛健、炤明諸德，終究必顯現而盛大。宇宙人生之所以變動進化不已者，由乾坤皆具堅固專一之德性。故曰：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乾之剛健、炤明而不物化，誠哉確然示人易矣。易者，專一而不紛亂也。坤之凝聚，而必成物，誠哉隤然示人簡矣。隤者，凝聚貌。簡亦專一而不紛亂之意。惟易主導而簡順承。故曰：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剛健炤明之乾，乃是大生之力量，主動以開坤。坤之貞固，則順承乾而與之合德俱進，宇宙人生乃進進而一已止。爻也者，效此進化之諸階段也。象也者，像此相反而相成之理法也。故曰：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仁。

天地，是乾坤所取象。乾坤合德，成就全宇宙大生、廣生之洪流。自始以至盡期之未來，生生不息。故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。然而天地生物，只是行其所不能自己，非有所計劃，斷制于其間也。故萬物之發展至不齊，而相互矛盾以至互為毒害者，難以數計。惟乾德之炤明，自萬物發展至人類，已成就聖哲之睿智。體認宇宙大心，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，豈可視于萬物之矛盾哉。不得不起而實踐其一體之關愛，以期曲成萬物，使並育而不相害，蘄達于中和安樂之境。故曰：聖人之大寶曰仁。

第三節：體用不二之大義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

一陰一陽，此就兩相反之機，因而成變。以生萬物而言，故謂之道。吾人當自陰陽之所以成變識道。非可執陰陽變化以為道也。大戴記云：變化者，一陰一陽也。其所以變化者，道也。此言即出大易。陰陽之所以變化者，非德與理耳。然言德則理該。夫物者，理之絜著者也。理，所以成物，而理不悖德，故謂之善。故曰：繼之者善也。萬物進化而有人類。此理在人，即謂之性。人弘其性，成人能、代天工，而天亦受成乎人矣。故曰：成之者性也。性德，即仁。儒家言知、言仁、言勇，隨舉其一，即是性德之全體流行。亦即乾德之發用。故曰：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知者、仁者，皆謂上達者也。百姓雖日由乎道，只是覺得須如此做，此心乃安。渾然不悟本心全體流

行之理道，而君子上達，默而識之，又何可多言乎。故曰：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

顯諸仁，藏諸用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哉。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，生生之謂易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道體，聲臭，至寂至靜。然至寂，即神化。化而不造乃寂，未可以不化言寂也。至靜，即是譎變，變而不亂故靜。未可以不變言靜也。夫至靜而變，則其靜非廢然之靜，而有健德以居靜也。至寂而化，則其寂非曠然之寂，而有仁德以運寂矣。健與仁皆生德也。生生之盛大不容己曰健。生生之和暢鬱滯曰仁。大生廣生，萬物發育，渾是生生不息真機流行。就此可統之曰仁。此仁，即是實體之功用亦即是實體顯著，所謂即體即用。故曰：顯諸仁。于此可識體用不二。實體不離功用而獨在。故曰：藏諸用。

實體流行，繁著萬物，是為生生之洪流。自物質世界觀之，其運行剛健不息。捨故創新不已，終有生物顯現。而生之衝動，不意志力強健躍然奮進，此非稟自真實動力，更何所自來。易言之，真實動力鼓動萬物，奮進前，遂成就生生之洪流。然實體本有作意，有選擇，致萬物之發展至為不齊。物質世界其奇險譎怪，不避災害。生物界之凶毒，與乎弱肉強食，可勝言哉。聖人憂之，而天道作意選擇。其鼓萬物也，直行其所不容己。不與聖人同其憂，是故聖人啓導廣博量之人類，期成人能。以人道代天道，制馭自然之變化，使其有過差。順乎物性成就萬物，使並育而不相害。此中應知，天道恆變動不居，發展竭。其化而成萬物，即不得離萬物而有己。天乃退而受成于萬物。大易之乾元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皆乾元之盛德也。聖人啓導人能，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固是人代天工，然亦天退而受成于萬物之盛德，以能成就此等大業。故贊之曰：盛德大業至矣哉。誠不可獨尊聖人，而輕萬物也。儒學，肯定萬物、尊重萬物，此孔子創發者也。夫富有者，緼限創造力，動而愈疆，用而益富。其發于事業，自日益光大不容己也。故曰：富有之謂大業。德行廣大，施物疆，日新又新，進進已。故曰：日新之謂盛德。盛德成就大業，大業原于盛德，實二而一者也。

實體變化而成全宇宙故故不留新新而起之生生洪流。有不生生之時。故曰：生生之謂易。易者變化也。其變化也，循相反相成之辯證法則。而本具剛健、炤明、中正、通暢、正固諸德。易言之，諸德之發用，而保合太和，成就相反相成之變化，而變化不外生生。曰生生之謂易者。言易則有變易與不變兩方面，不變之德，御窮變化，此乃以簡御繁。故易又有簡易一義兼斯三者，故謂之易。夫變化者，一陰一陽，相反相成而合德共進已也。然變化本規劃與選擇，是以發展奇詭，可測定。故曰：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第四節：易道為一貫之大生廣生，儒學乃內聖外王一貫之學。是以天人不二。

夫易，廣矣，大矣。以言乎遠則不禦。以言乎邇，則靜而正。以言乎天地之間，

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

廣者，博也，眾也。萬殊不可測，故贊之曰廣。大者，所不包，定在而所不在。廣大是易之乾坤兩方面，相反相成，以成生生之洪流，進化之大體。故曰：夫易，廣矣，大矣。原儒原內聖曰：夫道至大外，至高極，其德用盛大。周流而不屈，有已止，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。邇，近也。吾人能體道于己，則道近在一身。而常為主于中。即古德所云道心。閒居常揭然有所存，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。物接，而心不失其官，故明于物則。不任臆想，不雜曲見，心安理得，故謂之靜。靜非廢然之靜。動而不迷亂即靜也。若其履大變，膺鉅艱，則虛而不繫，所以應萬事。長而不宰，所以成萬物。是所謂靜而正、靜而健動，輔萬物之自然，我私焉，故正也。萬化萬變萬事萬物之原，皆儒學所切究。而求不違乎大道。故曰：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云云。原儒以為，易大傳此文幽贊內聖學，庶乎得其要矣。夫至靜，即是譎變。變而不亂，乾之靜德也。變動不居，一直向前生生而已，滯盡。乾德之發用也。故曰：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坤化成物，具凝斂之性，承乾之主導，而萬物發育疆。故曰：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

第五節：大易行文之要則。

夫易，彰往而察來，微顯而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，正言斷辭則備矣。其僞名也小，其取類也大，其旨遠，其辭文。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民行，以明失得之報。

易之于萬事萬物萬變萬化，其已見者，據其實而彰著之，絕懸空臆想之病。既得事物變化已然之理實，則事物變化之當來者，可據而考察矣。且可預為範圍輔相之功焉。論語，溫故而知新，此之謂乎。故曰：彰往而察來。夫理之至微至精而難顯者。必于彰往察來之中，隨時驗證而顯發之。微者既顯，則理之幽深難明者，可得而闡述矣。故曰：微顯而闡幽。萬化萬變之理明，擴之于事事物物，其命名必如其物之真而不亂。物理亦所遁。故曰：開而當名，辨物。名正而言順是為正言。理得而辭斷，是為斷辭。其言其斷皆順理而為，非妄言專斷，其慎可知。故曰：正言斷辭則備矣。原儒謂名家之學，其原出于易、春秋。春秋繁露曰：春秋，辨物之理，以正其名。莊子天下篇曰：春秋以道名分。儒家經傳，亡失殆盡，名學之籍，已不可考。今存荀子，有正名篇。其言心有微知，必待天官之當簿其類，然後可也。其解蔽篇，嫉名家之玩弄虛辭，竟以大道在其虛辭辨說之中。何異以蟻子之智，而測道乎。有背大易辨物、正言、斷辭、與春秋辨物之理，以正其名之學也。名學雖以易為大祖，卻不可但以名學視大易也。坤卦初六曰：履霜堅冰至。其僞霜雪，固當名辨物。其言履霜堅冰至，亦正言斷辭。此豈言霜雪而已哉。乃以霜雪類物質世界之形成。是其僞名也小，而取類也大也。又乾卦初九曰：潛龍勿用。首一潛字，而全部易義得從出矣。是其旨遠也。坤卦六五曰：黃裳元吉。意指人民起而推翻專制，天下之人共主天下事。大公之道實行，大善者也。而絕劍拔弩張氣

勢，是其辭文也。坤上六又曰：龍戰于野，其血玄黃。此言陰陽相反相成。乾坤一戰之後，終於合德共進，萬變萬化之理盡在其中矣。善會者自得之。夫變化者，法象之已著者也。所以變化之理，則隱而難窮。故曰：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夫變化者，法象已著，是形而下，用也。所以變化，是形而上，道也，即體也。實體自身變化成萬象，體用原本不二。既成萬物，則體上多話可說。論語謂：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至孔子乃提出實體然不空談性、道。只就日常生活循誘。故曰：因貳以濟民行。以明失得之報。

第六節：開物成務，以利天下。

子曰：夫易何爲者也。夫易，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吉凶與民同患。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。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化而裁之謂之變，推而行之謂之通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。是故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爲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。

此節言開物成務，以利天下。開，兼開發、開導二義。物，則天地萬物與人之通名。務，猶業也。開導眾人知能，臻于明毅，以共同開發自然有限資源，創立種種滿足需要及改善環境之事業。冒，包含義。上述種種事業，其道必含蓋天下萬物而無所偏私，捨此別無可行之道。故曰：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此數句當是本節綱要。聖人創立大業，須先明瞭天下之志，才能決定創立利天下之種種事業。順民之志，民之所好，好而興之。民之所惡，惡而去之。故曰：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吉凶與民同患。聖人于此，當深明萬物生生創進之理道，從而洞察民所好惡之因。故曰：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。斯道爲何。曰：道者，器之體，器者，道之用。道無形象，變化而爲萬物形象乃筭。故曰：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物可施以人工，令其變化。而復裁成之，使有用變爲有用。使小有用者變爲大用。故曰：化而裁之謂之變。聖人以其化裁之知，公諸天下，俾有志者，相互究明之。故曰：推而行之謂之通。所得化裁萬物之成績，舉而施之天下之民，共享其利是爲事業。故曰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。萬物原是一體，其有相互輔救之功，理所宜然。故物備，乃能弘大其用。成器者，謂成就天下之利之器也。聖人之制器，必有利而無害。大，贊詞。故曰：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爲天下利。莫大乎聖人。

第七節：人弘其德慧以代天工。

易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。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故不憂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神而方而易而體。

易道準擬天地。即不離天地萬物而憑空臆度也。故能普遍貫徹天地萬物生成變化之基本原則。文者，文明。天道 私，文章昭著。天道 蔽，光明盛大。人類聲明文物之盛，即由是發展以成。仰以觀于天文，方知宇宙自文明開發，非從暗中亂撞得來也。俯以察于地理者。此地字乃物質之代詞，而此理字，最宜注意。當知萬物散殊，乃理之散著者也。天文地理，實指乾道坤道。天文者，乾道之顯現。地理者，坤道承乾而散著。乾健坤順，乾以剛健大明之德導坤。物 巨細，皆承乾稟坤而生化不已者也。物質具迷暗性，所謂幽也。乾神具炤明之德，然必藉物質而後顯現。其顯，則所謂明也。聖人仰觀俯察，得天地萬物所以生化之理。是故知幽明之故。乾神幹運於坤質之中。當其未能顯現，已是生物之始，既顯則為生物。凡生物皆為獨立體。雖其組織諸成分新陳代謝不已，終將敗滅。是所謂終也。大學云：物有終始。此之謂也。然終即是始。故曰：原始返終。夫生物發展不已，精進不已，死生只是世人之說耳。故曰原始返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須知吾人之生命，即天地萬物之大生命；天地之大生命，即吾人各各之生命。常人錮于形體，而不自識其真命。象山有言：精神稍一提掇，便與天地相似。此與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一義。乃自識其真命者也。既識其真命，便渾然與萬物同體，何忍違此心之大公乎。故曰：與天地相似故不違。吾心關愛萬物。宇宙間，誠 心外之物矣。自當發揚吾人之德慧，洞識萬物之情狀，以消弭其相互之矛盾，使並育而不相害。故曰：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。旁者，博也。流者，浮空之謂。欲道濟天下，自當本乎此心之德，切實履行。博及于事事物物，而不浮空。吾心之德即天德。行之切實，則此心安欣，何可言喻，是為樂天。久之，則吾與天地渾然為一。識得吾人之生命即宇宙大生命，此乃吾之真命。孟子所云萬物皆備于我，反身而誠樂莫大焉。故曰：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也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者。明心篇曰：土，猶境也。安土者，吾人常保持仁心而不放失。故隨其所處之境而皆安之。如處患難之境，則守義以赴難，不以死生動心，而況其他，是謂安土。臨死地而泰然不懼，則一切利害得失毀譽，皆不足擾之矣。學者常習于安土，則其仁心日益敦篤 固，不可搖奪，不至放失。仁心周流于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愛云云。所言至為明切。孔子敦仁之學，斷乎異于道家致虛守靜之旨。必行之于事事物物，而不容一毫私欲攙雜。終極于範圍天地、曲成萬物。吾人所處之境，論遠近，皆天地也。即今時所謂大自然。大自然常處于大體平衡之狀態，故不能 矛盾。矛盾若不斷加劇，則形成凶險，造成災害。不得不以人力防範之、裁成之。消弭其凶險令災害不生。是之謂範圍天地而不過。人之德慧愈高，則其範圍天地也愈為廣遠。非必如世人所謂征服自然，始謂之範圍天地也。大自然中之生命體，其相互之間，亦只是大體平衡。不能 矛盾，若矛盾逐漸加深，必造成災害。吾人亦當發揮其德慧，就物之性，而各別輔相之、成全之，務令能暢其性、遂其生，而不致釀成災害。於人類庸劣者，則教之、養之，悉臻於賢智，是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人之德慧，原于天，所謂乾神，簡僂神。 有方所，乃不定在而 所不在。故曰：神 方。神 方，則 遠勿屈。乾神主導萬物，萬物承之以生生不已，精進不已，所謂易也。易 有形體，能入一切物。上言範圍天地，曲成萬物。以神 方、易 體所以致之也。

第八節：讀經之要，宜先就彖辭詳慎而深思之。

易之爲書也，不可遠。爲道也，屢遷。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。唯變所適。

易之爲書，猶言易書之所爲。即易書所言者。不可遠，謂不可遠離萬物變化之實情而意爲之也。蓋萬物生成之道，變化不測，非可意度而得。爰實體變化而成萬物，有計劃，有選擇，有一定之指標。大化流行，周流乎上下四方。萬物各應其所遇之境而各自承化，詭譎至極，絕預設不易之定制可言。試觀昆蟲界其奇形異態，可想像。就高等植、動物言之，若參天巨松，葉細如針。撲地柔芋，葉若大盆。固視爲恒物。其有觸之則自合若含羞。踐之則席卷而殺人，非可驚耶。又有頸長若臂，或鼻搖似尾，斯常見之鹿象。曰開屏孔雀。曰黑面琵鷺，亦禽族之麗色矣。所聞億不及一，已不可具狀。上下，猶言終始。若始爲多足之蠱蟲，終成翩翩之彩蝶。何常形之可說。若夫堅骨爲膚肌之支撐，而蝸類骨生肉外，負之而行，非剛柔相易者乎。宇宙間物事。恆在變化之中，有準制。生機體之譎異，尤不可測。不可爲典要，即正常體制之可得。萬物論如何進化，仍各有所造。斷不可俱進化至人類。以地球上眾生而言。必賴眾異物互相爲助，萬物之間，雖有矛盾，卻大致平衡。必相互爲助，乃得遂其性、暢其生。苟有偏枯獨茂，必將萬類俱絕。聖人觀物至深至廣，既察其情，因曰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

易之爲書也，原始要終，以爲質也。六爻相雜，唯其時物也。其初難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初辭擬之，卒成之終。若夫雜物課德，辨是與非，則非其中爻不備。噫，智者觀其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。

此言易之爲書，推原宇宙萬物之始，又正中其終。乾坤衍曰：萬物的存在，哲學上不問題，惟孔子乾坤之義，獨發正解。而中外古今哲學家言，從來莫有能接近孔子之見地者。豈不怪哉。西洋哲學，唯心唯物兩宗，於萬物取捨不同，乃于物質精神。各斷其源，合兩唯而總覈之。兩唯交攻。萬物被剝落殆盡。惟孔子于乾卦，闡明生命心靈，本隱之顯。故乾卦取能潛、能飛之龍，以譬喻生命心靈之始乎隱藏，而終于大顯也。又生命必藉坤質而顯現，兩者可剖分。而乾坤即萬物。萬物各各稟乾以成性命，各各稟坤以成形體。離乾坤即萬物。離萬物亦乾坤。故曰：乾坤，即萬物也。乾坤互含，萬物是從過去到現在以趨盡之未來，爲發展不已之全體云云。質者，實也，謂實理也。孔子大易，所以貫通萬物終始之理也。故曰：原始要終，以爲質也。乾坤衍曰：余以二義釋乾元坤元。二義者，一、實體內部含藏複雜性，決非一性。二、實體是萬物的內在根源，不可妄猜實體在萬物以外。萬物以外，獨存之實體，遂成體用不二之論。實體不在萬物外。則欲明了實體之性質者，必不可離開萬物而逞臆妄說。由萬物之不一性。可知實體內部含藏複雜也云云。斯二義，實一義也。經文所云之質，於此可見。此大易之所以廢除天帝不邇神道也。既知實體不是離開現象而獨在，自當肯定現象真實。雜，五色相合也。引申爲交錯。六爻相雜，謂六爻交錯而相組合也。夫爻者，效也，效萬物之變化者也。六爻各表一時之物態，以示其盛衰終始之一貫。故曰：相雜。譬如植物之

種子。含蓄 量生機，遇機緣則發而為芽，芽始則種終。生機在芽，芽盛則發為根幹，而芽亦終，根幹生枝葉，枝葉盛乃開花結果，而枝葉凋謝。此中種、芽、根幹、枝葉、花、果。當其盛，皆蓄養生機時也。及其衰，而生機已有發展，雖有盛衰終始之變，而生機一貫，蘊蓄 窮，發展不已。故曰：六爻相雜，唯其時物也。

萬物生機之始，隱而未顯，非常人所易知。故曰：其初難知。顧乾坤皆有其根源。非從空中幻現，是之謂乾元、坤元。乾元坤元，唯是一元。以一元實體含藏複雜性，可分為此兩方面故。就卦而言，初，如乾卦初爻之所示，生命如潛龍隱藏之象。聖人察于隱藏而知其必至顯著。而發展至盛。推之其他諸卦諸爻，萬變不窮之機，發展 盡之勢。極繁曠、極奇譎、極盛大、極顯著。其顯著者，人皆見之、信之。要皆始于隱藏。當其隱而未現時，人不易察知。初，猶本也。上，猶末也。故曰：其初難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夫初隱而未現，僅能以文辭擬喻之，若生命未現時，以潛龍為喻也。自生物出現，發展日亟，終于盛大。據終之盛顯，而初之隱藏可見矣。故曰：初辭擬之，卒成之終。

譔，說文曰：專教也。論語，鄭注：譔之言善也。廣韻，譔注：善言也。此處乃專闡之義。物成各異，卻是一發展之整體。若五色合而成衣，故曰：雜物。萬物之成，固有其德。言德則理該。夫物，理之散著者也。進至人類，乃能述事繼志，辨是非、明善惡。自強精進不已，以弘揚乾之諸德。卦之諸爻，即所以擬其顯理進德諸階段，而彖辭更專意闡明之也。初上二爻，前文已及，故此繼云：若夫雜物譔德辨是與非，則非其中爻不備。中爻非只謂二五兩爻，中四爻皆是，所以 不備也。噫者，不得不吐也。曰過半者。此中有不盡之意。讀者不可自足也。彖者，斷也。所以斷一卦之義，乾坤為易之蘊，諸卦皆自乾坤出。二卦彖辭，自是根本。聖人作易，卦爻所繫，多仍舊辭，然新其義。特於彖辭昭示之，更于此處提醒讀者。誠哉不得不吐。故曰：噫！智者觀其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。

子曰：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

孔子六經，為致太平之書，義縵深廣。而周易為諸經統宗。尤具 量奧義，豈可盡言。故曰：書不盡言。即其所言，義非一端，亦不可一一條舉。故曰：言不盡意。

第九節：乾坤，即天地萬物。吾人于性智內證時，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。

即可于小體，而識大體也。

子曰：乾坤其易之緼邪。乾坤其易之門邪。

乾坤衍曰：易大傳，乾坤其易之緼邪云云。言乾坤二卦，含藏宏富， 有窮盡，極淵深幽奧，乃孔子大易一經 量義旨之所緼藏也。又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云云。論語稱孔子言，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。由，猶履也。如人行路，步步履地，不輕浮故。此言乾坤是易之門，乃學易者所當由之，于行動實踐以體現易之道，而必不可或離者也。

據此解說乾坤其易之縉，此就易道即乾神導坤質，進進已而言也。易之量義理，皆含縉于乾坤二卦也。乾坤其易之門，此就學易者而言。學者，當先究明乾坤二卦，然後步步不離乾坤，由此前進，則全部易理終可得解也。

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
乾以陽明之德，為萬物所稟之以始。故坤之承乾而成萬物也，由微而著，由粗而精。故曰：乾知大始，坤化成物。大始者，謂乾一時而不為萬物始也。化成者，謂承乾德，一步一步，以盛顯物之精利也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者。原儒曰：易簡者，乾坤所同有之德也。若以易屬乾，簡屬坤。則乾坤不同德，何可為一元之功用乎。又何能保合太和乎。夫乾，有健德，而坤卦言牝馬地類，行地疆，言牝馬行于地上，其健疆，是坤亦有健德也。坤，有順德，而乾有中正之德，中正乃順從眾志，雖有力者不得以私意、私見獨行，所以為中正，而中正即順德也。易簡者，貞固專一之謂。乾坤同有貞固專一之德也。乾以貞固專一之德而成其知。故曰：乾以易知。坤以貞固專一之德而成其能。故曰：坤以簡能。貞固專一者，萬德之本。乾成知，坤成能。萬物所由成。吾人所由生，只是同出于一個貞元。此貞元，自是有貞固專一之德。所以生物不測。行所事。乾知坤能，都自此成。故曰：易簡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易簡者，不雜亂之謂，即貞固專一義也。

大傳言坤化成物，復言坤以簡能。物者，物質。能者，能力。聖人以坤說為質為能。可見能與力雖可分說卻不可分開。物質實亦固定性，乃變動不居。而能，實所以助質之凝成。然易視物質為變動不居，極為肯定，而亦可驚異矣。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。德行恆易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。德行恆簡以知阻。

至健者，剛健而非剛猛也。行其所不容已，自然而然。所以德行恆易。乾必挈坤以俱進，決不超越坤質之所能，而猛悍求進。故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。勿用，猶勿顯也。坤質尚粗糙，乾德何由顯現。只宜默運于坤質之中，一步步改進之。乾不捨坤，而潛運默化不已，此即中正之德。具此德始能挈坤俱進。乾若捨坤，則乾坤俱廢矣。故曰：夫乾，天下之至健，德行恆易以知險。苟剛猛求進，逞一時之快，至乾坤俱廢，豈至健之德哉。至順者，順從而非屈從也。坤順己之性，以從乾俱化也。坤雖承乾，卻永不失物性，始終為物，此所以為簡也。屈從，則是損己之性以從化。損之又損，坤將不坤，坤不坤而乾亦不得為乾矣。是所以為阻也。阻，猶險。坤本迷暗，不得言知。此知字，自乾坤一體言之也。古人言心為形役，形能役心。此知能實從心來也。故曰：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。德行恆簡以知阻。

聖人成能，百姓與能。

儒學宗要，首在自反，於小體而識大體。小體謂小己，大體謂小己之自性，即宇宙本體。論語云：默而識之。此言吾人唯于性智內證時，大明洞徹，外緣不起，窅然對，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。默然自了，此即所謂證量之境。達此境，方可于小體而識大體。于相對而悟絕對，于有限而入無限。是乃即人即天也。天者，天道，即本體。既識大體，當致力以弘揚之。吾人稟乾元以生，自當體現乾元生化之德，與天地萬物暢通于敦篤之

大化中。乾元生生化化之德，發育萬物，敦篤而 窮竭。中庸云：大德敦化。即謂仁德。敦者篤也，實也，真也。生化不已之德，真實之極也。吾人于性智內證時，自然見得。性智，本是一切明解之源泉，儒家以水喻智。以其澄明 障，活潑 滯，川流 已。善用智可以明物。本傳云：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。萬物 窮 盡，而人類亦 量。苟弘其智用，積人積世，其周知乎萬物，亦庶幾也矣。智之用，當以天地萬物之感為依據，而極其思維、推論、體察諸勝用。而其發展富有，日新 已止也。故曰：聖人成能，百姓與能也。

第十節：弟子記夫子解易之辭。

鶴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子曰：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。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。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。則千里之外違之。況其邇者乎。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，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慎乎。

中孚者，謂吾人內部生活，一誠充沛，明淨 垢，生生之機，由中達外， 有間隔也。九二乃陽剛處陰，能全其德，居中作主，其聲聞必有應之者也。若夫子發其聖德，倡天下為公，可謂出言善矣。千里之外，千載之後，必有應之而 可隔絕也。其著六經、授弟子，仰慕者不遠千里而至。夫子之言行善，而天下後世之榮歸之。余深信舉世必將朝天下為公之目標邁進而 已也。誠哉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慎乎。

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子曰：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

同人者，明人類終歸于大同也。先號咷而後笑者。號咷，張口出聲也。此處為大聲申討之意。夫升平之世，諸夏和協。而夷狄之邦，不能克治其亂世以來自私自利之惡習。背叛天下為公之大道，與諸夏為仇。諸夏不得不奮起為公理而戰，聲彼叛公之罪，正其名曰夷狄。動員大師以申討之。夷狄自知理屈，不能與全人類為敵，翻然慕義，是可喜也。故曰：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君子之道，謂諸夏所行天下為公之道。其于蠻夷也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。初時尚默處以察之，待其自反。彼橫行如故， 可忍讓，遂聲彼之罪，出師討之。不復默處矣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者。夷狄向化，則同為諸夏，不復有夷華之分。故曰：二人。二人同心， 物可間。故云：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，必互勉于善。故云：其臭如蘭。

初六，藉用白茅， 咎。子曰：苟錯諸地而可矣。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，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為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，其 所失矣。

大過者，大者過也。大，謂聖哲之睿智遠識。過，謂其超越常見遠甚也。若包犧氏畫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孔子創作六經，倡大公之道，開發裁成天地、輔相萬物之偉業。其聰明睿智，超越常品遠甚。故曰大過。夫子之所倡，首當根除統治之亂制。必為統治者及其擁護者所不容。故孔子造六經，皆有所藉。所藉者薄，而用則

重，言邇而旨遠，智者思之自得。慎斯術以往，乃得 所失。

勞謙君子有終吉。子曰：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禮言恭。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

謙之九三，上下皆陰，謙中之坎也。說卦傳：坎，水也，勞卦也。水性勞而不倦，惟君子能之，是謂勞謙君子。任勞不伐，有功而不自以為德，誠哉厚之至。此言自謙其功，而復下于人，德欲其盛，禮欲其恭者也。致恭以存其位。位猶立，謂事功之成立，存乎恭謙之德也。

亢龍有悔，子曰：貴而 位，高而 民，賢人在下位而 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不出戶庭， 咎。子曰：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為階。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

夫節者，謂物之生長不可 節止也。物之所以生生不息者，以乾神由隱之顯。當物之組織未臻精利，乾神豈可強現。節之初九，陽剛處節之初，乾神尚隱之候，當潛運默化于物也。以言人事。論語，述而篇，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乎。言大道能見用于世，則致力大道之實行，否則善守勿失。夫君以大公至正之道，行于天下，何不密失臣之有乎。士君子立志行道，道不行，則善守不失。雖殺身成仁可也。何不密失身之為患乎。

子曰：作易者，其知盜乎。易曰負且乘，致寇至。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易曰負且乘，致寇至，盜之招也。

夫解者，緩也。自宇宙開闢，物質發展偏勝，而萬物復發展不齊，致形成險難。以得乾神之主導，萬物畢竟為一發展之整體。物與物之間不 險難，然亦相輔成。令險難得以舒緩，萬物終是進進不已。故曰：解者緩也。六三陰柔處下卦之極，是陰邪自私者 據民上之象，背離乾德。負者，恃也。乘者，因也。凡高自位置者，必有所恃，如虎負隅，乃得乘勢而起。然勢不可久，權利所歸，寇亦隨之，險難所由生也。斯時雖欲倡公道以求自保，亦將重難不行。故曰：負且乘，致寇至，貞遯。而此乃曰：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隱喻賤民而奪高位，盜思奪之。殆以負載訓負，說為小人之事。以乘車訓乘，說為君子之器。顯有貴富賤貧之思想，殊屬惡劣，而誣為聖人之言，誠哉 忌殫矣。文末云：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旨在防盜。背離原意亦太甚， 深意可說矣。

易曰：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子曰：天下何思何慮，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，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

咸，猶默也。卦曰咸者，蓋古語：不言而心通謂之咸。以言造化，則乾神潛移默運于坤質之中曰咸。咸感義通，此咸之卦辭所以云：咸亨利貞也。曰憧憧往來，正雜念紛擾之狀。朋，類也。思者，思慮也。其思慮以類相從而不絕也。子曰：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。此孔子因咸九四爻辭，明示聖學之要也。天下一詞，統攝萬物、萬事、萬化而言。心深通曰思，謀思周曰慮。曰何思何慮，可知

思慮不可憑空妄逞。格物求知自當用思，而萬物萬事萬化之理必歸于一。故曰：同歸而殊途。然窮理至萬化根源處，誠非思慮可獲證解。治哲學者，須透悟真理非身外物，當努力實現之。非以真理視作身外物，而但求了解也。人生惟于精神內斂默然返照之境，乃克渾然與天道合一。夫理一本而萬殊，萬殊而一本。格物之學，觀點在萬殊，亦即物界。否則當陷于反知與遺物之迷途。及約理為一本，雖重在窮極根源，亦斷不遺萬殊。易曰：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。人生誠未可安于一知，要在脩養和敬諸德以立本。而後開物之知，富有日新，有德以為之帥，其功有不善，弘濟之道窮矣。故曰：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謂富有日新之用，實即此身真理之實踐。而德日益增崇矣。極乎德盛仁熟，從心所欲不逾矩，乾神主導，坤質從化，皎然實踐于己矣。故曰：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聖學乃以脩思交致，為一貫之學，儒學骨髓在此。

易曰：困于石，據于蒺藜。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。凶。子曰：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，死期將至，妻其可得見邪。

困之為卦，坎險而兌說。是處險而不失是說也。說，為開解之意，開解，則去蔽而通暢。然惟君子能之。六三以陰柔據九二有慶之上，及九四有終之下。天下之大困方解，據困卦之旨，即亂制已除，卻欲妄逞凶頑以遂一己私欲。茫然不知公道已深植人心，先進諸國必舉義師以征討之。彼實自陷于困，與天下義師相抗，勢如撼山，是困于石也。故夫子曰：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彼國之民，慕公道而惡暴亂。彼乃欲據為己力，進圖侵奪，是據于蒺藜也。故夫子曰：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彼猶不知省悟，終至眾叛親離于內，天下義師征討于外，是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矣。故夫子曰：既辱且危，死期將至，妻其可見邪。此爻之解，夫子言之殊為痛切，以有關大道之行也。

易曰：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。獲之 不利。子曰：隼者，禽也。弓矢者，器也。射之者，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時而動，何不利之有。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獲，語成器而動者也。

解者，緩也。險難得以舒緩，此解之所以繼蹇也。上六坤陰居解之極。坤者，眾也，亦人民全體之稱。人民全體之公意得以施行，「公用」之意也。隼者，貪殘之禽，以喻貪殘之在位者。高墉，喻貪殘者居高位也。今射而獲之，則貪殘者滅，亂制消除，從此公道行而 不利矣。子曰：隼者，禽也。以貪殘之禽喻貪殘之人也。弓矢者，器也者，弓矢所以獲禽，以喻人民之公意，所以除殘暴者也。射之者人也者，喻人民起而除暴也。君子藏器于身者，謂導民者，服膺人民之公意，待時而動。何不利之有者，謂人人皆思除暴，時機已然成熟，遂一舉而功成，更何不利之有哉。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獲者。括，猶拘束也。拘束，謂天下之人人皆知在位者之貪殘， 不欲起而除之。此際而動，自 人反對， 有任何束縛矣，所以出而有獲也。語成器而動者也者，此總結上意，成器，以喻天下人人之公意已形成，萬眾一心，其能出而有獲，正謂待公意形成而動者也。

子曰：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。不威不懲，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：履校滅趾， 咎。此之謂也。

小人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也。夫以小己為真己，則恣己意而行，何有乎殺身成仁，

捨生取義者乎。故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。一切爲小己之利而行。故不見利不勸。必面對威勢可畏，乃知過惡，當引以爲警戒也。苟能因小過而自警，以至於不敢爲大非，是小人進于善者矣。履校者，著木囚于足。滅，沒也。非斷滅義。謂趾沒木囚之中，將不利于行，小懲之意也。以喻不得恣意而行也。小人不自恣，常自警誠，則當達于理，而漸進于善。故曰：咎。夫子引易，以明小人進于善之旨。

子曰：君子安而不忘危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大道可行也。易曰：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

否九五爻辭曰：休否，大人吉，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休否者，謂君子大道行，小人之道停止不行也。大人，猶言聖人。即亂制革除之後，人民所擁護之領導者。大道順利推行，故曰：吉。然而小人之勢猶未絕也。宜加戒懼，不忘危亂。乃得常保大道之行，如繫于苞桑之固也。九五以剛健之德，居中正之位。此乃領導者之位，非統治者之位，以得行大公至正之道。否之休止而進乎泰，其關鍵在乎此。

子曰：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易曰：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言不勝其任也。

夫革，去故也。鼎，取新也。鼎初言出否者，去汙劣也。若亂制雖革，仍當清其汙劣思想，然後大道可行，太平可致。鼎之任，天下之大任也。九四剛而不中，處陰應柔，居卦之上體，據成敗之會，處艱危之時。以不中之德，以應艱巨，誠是德薄而位高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。鮮不災及其身，猶鼎折足，覆公眾所當享之餗，反汗霑其體。功敗垂成，何得不凶乎。似此者，是不勝其任者矣。

子曰：知幾其神乎。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。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易曰：介于石，不終日，貞吉。介如石焉，寧用終日，斷可識矣。君子知微、知彰、知柔、知剛，萬夫之望。

說文，豫，象之大者。賈侍中說：不害于物。吾師譔文字總裁：豫，從舒省聲，以示安舒之義。夫大物不爲害，此萬物之所以安舒。易之立豫卦，所以顯萬物之逸樂，宇宙終非一鬥爭場也。爲卦僅九四一陽爻，具健動之德，下應于初，剛應而志行，順而動，此所以爲豫也。六二雖處重陰之中，然已進至下卦之中。進之勢，其機已現，若時之味爽，知日之必出也。果能堅貞自守，介然如石，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操如此。知微知彰，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，介然守正，其中正之德行已著，誰其不知。是以爲萬夫所望也。

子曰：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易曰：不遠復， 祇悔，元吉。

復者，謂乾神破除障蔽，復顯發其主導之功也。卦之初九云：不遠復， 祇悔，元吉。象曰：不遠復，以修身也。吾人于一念乍起，即切己反省。苟此念乃爲私欲私意而起，當即猛然將此念斬絕。心靈自赫然顯露，復爲內在之監督主。不至造惡，自 大悔。夫子言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謂顏淵未遠離于道也。苟有一念之不善，必自省悟，未嘗不知，知之即不復行。此所以未遠于道，乃克循道而行，久之仁德弘揚。故云：元吉。

天地壹，萬物化醇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易曰：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，一人行則得其友，言致一也。

夫乾導坤，坤承乾，自是宇宙進化之天則。然乾神亦有自減損其主導之勢，轉而隨順于物，以達格物致知之旨者也。此損卦所由立也。惟義非一端。為卦兌下艮上。兌之三爻，皆上應于艮。初二陽剛自主，六三則當為上九所納。為三人行減損一人之象。剋就六三言，則往而得友。損乎得乎，其意難言。蓋術數家舊辭，聖人因之，藉以揭發生生之大義。特為之解曰：天地壹 云云。天地，謂乾坤也。壹，和合貌。言乾變坤化，保合太和也。乾主導，坤承化，與乾合一而成萬物。醇者，不雜之謂。乾變坤化以成萬物，豈乾坤之外，別有以成萬物者糝雜之邪。二句言萬物即乾坤，乾坤即萬物。乾坤一體不可分離，凡物皆乾坤兼備者也。萬物進化至動物，則男女構精以形相生，故曰：化生。化生，必男女交構，精合為一。故曰：言致一也。

子曰：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，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興也。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易曰：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恆，凶。

易義，損下益上謂之損。損上益下謂之益。下謂眾，上謂寡。人類之中，貧者眾而富者寡，愚者眾而智者寡，弱者眾而強者寡。故益象曰：損上益下，民說 疆。惟益之上九，曰：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恆，凶。處亢而求，必損其下，民雖竭力，其貪益甚。故曰：莫益之。苛求 厭，必有伐之者。故曰：或擊之。心非不善，不能常保。常為貪欲所蔽，汨沒 已，終歸滅亡。故曰：立心勿恆，凶。君子處此，仍有致全之道。安其身而後動者，此謂先安民之身，而後動民。故下云：危以動，則民不興也。易其心而後語者，此謂和易民心而後告民。故下云：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定其交而後求者，此謂先定民之交而後求民。故下云：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，一心實踐此三者，則其後果完美。否則民不興、不應、不與。本心雖善，不能常保，恆時為一己私欲所蔽，必有伐之者，其凶能免乎。

參、結論

春秋世，孔子作。年十五，志於學。博究三古聖王遺教。年五十，喜易。遂光大包犧之業，以成周易。孔子周易，建乾元為萬物實體。實體歸藏于用，故體用不二。實體含乾坤相反之兩性。交相推動，遂生變化。故實體非單純性。乾為生命、心靈。坤為物質、能力。而乾坤互含。心主導物，故曰乾元統天。萬物變動不居，故曰不疾而速、不行而至。乾之導坤也，唯變所適。有隨緣作主之勢用。大易肯定萬物有元。故萬物為不可分隔之全體。宇宙為發展不已之全體。乾卦初九曰：潛龍勿用。九二曰：見龍在田。明示乾道本隱之顯之基本原則。乾坤二象辭。為研讀周易之指南。

孔子晚年，自敘其一生治學所身歷，則吾十有五，而志于學。此中所謂學，非常情所嚮往之學術。乃成己成物一貫之道也。三十而立，此一立字，謂作人能立於大我之

基也。否則作人便無明確之原則。四十而不惑，謂我即大我，我之生命，即宇宙大生命。五十而知天命，謂本體流行，萬物進進不已，性統形，形承性。已於默識實踐之中，自明自了。六十而耳順者，萬物發展不齊，難免矛盾。人當盡裁輔之責。人群相處，亦宜互敬互正。斯則聞過而喜，何耳不順之有乎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，謂已達德盛仁熟之境，無庸義正。太平盛世，人人皆有君子之行，大宇洋溢於和樂之中，豈不休哉。人固自當各趣所能，各盡其材，而一是皆立本於大我。政治、經濟，諸大問題，始可根本解決。吾人欲登斯民於衽席，舍伏羲孔子之大道，豈有他術哉。

肆、參考文獻

- [1] 王弼注、孔穎達疏，《十三經注疏本》，藝文印書館，中華民國七十一年。
- [2] 熊十力，〈原儒〉，洪氏出版社，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月。
- [3] 熊十力，〈論六經〉，明文書局，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。
- [4] 熊十力，〈讀經示要〉，明文書局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元月。
- [5] 熊十力，〈乾坤衍〉，明文書局，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。
- [6] 蔡德安，〈周易新疏〉，宜特打字印刷行，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。
- [7] 方東美，〈原始儒家道家哲學〉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。
- [8] 魯實先，〈殷契新詮〉〈上〉〈下〉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元月。
- [9] 吳哲夫，〈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。
- [10] 楊亮功，〈孔學四論〉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。
- [11] 張君勱，〈新儒家思想史〉，弘文館出版社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。
- [12] 段玉裁注，〈說文解字注〉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。